

婚姻法 帶來的幸福

人 民 出 版 社

830
1817

婚 姻 法 帶 來 的 幸 福

政 務 院 政 治 法 律
委 員 會 宣 傳 組 編

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· 北 京

者：政 務 院 政 治 法 律
委 員 會 宣 傳 組

者：人 民 出 版 社
(北 京 東 總 布 胡 同 十 號)

新 華 書 店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
(阜 成 門 外 北 禮 士 路)

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前言

婚姻法頒佈以來，由於正確貫徹執行的結果，無數青年男女得到了婚姻自由，建立了民主和睦、幸福美滿的家庭。本書所選的十七篇通訊，反映了各地正確執行婚姻法以後的新氣象。

通過這些典型事例，說明了堅決貫徹婚姻法，合理解決婚姻問題，能够使得每個家庭成員在生產上、工作上、學習上充分發揮積極性，因而也就能夠大大促進我們祖國各項建設事業的勝利完成。

編者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

目 錄

一對青年夫婦——任小羣和王順英	王青一
模範的未婚夫妻	溫大明
一對自由結婚的幸福夫婦	熊上肫
維吾爾族一對青年男女的自由結婚	歌黎三
婚姻法給東關家莊帶來了幸福	于力克
模範夫婦	林鋼、張大方
*	
「鬥爭」會上區長送來結婚證	張麟
婚姻大事還是讓孩子們自己作主好	王登貴
邵秀英孫田均爭得了婚姻自由	高壽江、田牧三
韓瑞珍衝破了封建枷鎖	應乾
解除兩個人的痛苦變成四個人的幸福	應乾
童養媳邢秀芝翻身記	太原市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委員會太原鋼鐵廠小組 田牧三

跳出火坑的許水娜……………韓林夫 翌

三全其美……………文 英 兇

劉永晴改嫁後得到幸福……………劉安華 吾

*

婚姻法使暴同花張同廷變成了和睦夫妻……………林 鋼 吾

在生產競賽中夫妻的感情更好了……………朱言能、孫居原、孫德洲 吾

一對青年夫婦——任小羣和王順英

王 青

河南省魯山縣大沙河迤北，有個沈溝莊，莊裏有一對非常要好的青年夫婦。男的叫任小羣，今年二十二歲，女的叫王順英，今年十八歲。這一對年青人全村、全鄉的羣衆、幹部都誇獎，今年十月底魯山縣貫徹婚姻法模範代表大會上，代表、模範們又評他倆爲一等模範夫婦。

王順英、任小羣的戀愛過程並不複雜。順英娘家在十區八里鄉。一九五一年舊曆正月十六，娘叫順英去接姐姐來住娘家。順英姐姐叫淑範，嫁給沈溝莊的沈石頭。順英一進姐家大門，正好碰見小羣。本來，順英和小羣從小就認識，只是沒說過話。後來慢慢長大了，順英看中小羣老實能幹，手巧心細，小羣也覺得近村的年青婦女沒一個趕得上她。但在舊社會，未婚男女說句話，就要受到責備。兩人只好把心事藏在心裏。婚姻法頒佈以後，兩人都有個打算。這次見了面，兩個人雖說都心跳臉紅，可一氣談了大半天。從談話中，順英知道小羣是青年團員，村民兵隊長，學習模範；小羣也知道了順英是青年團員，學習也好，担任着村婦聯主席。雙方又都是土地改革運動中的積極分子。有過去的基础，又有解放後的進步，兩人在談話中就彼此透露了互願嫁娶的意思。

順英回到家裏，娘看出闺女臉上喜氣洋洋。一問，順英說了實話。娘活了一輩子，

沒聽說過自由戀愛，覺得閨女眼中太無爹娘了，便生着氣說：「你自個找主？那可不行！」順英想跟娘鬧一場；又一想，爹死得早，姐姐早已出嫁，娘平日最疼的就是自己，還是先勸一下。順英說：「娘，解放後，毛主席領導咱翻了身，分了地，如今又頒佈了婚姻法，都是爲咱好。你給姐姐包辦了婚姻，兩口子不和，姐姐成天挨打受氣。她回來一趟哭一場，你也陪着淌淚，你不心煩？俺自己找好對象，準不讓你掛心。」勸說了半天，娘居然回心轉意了，答應順英：「隨你去吧，以後可別埋怨俺！」小羣回到家裏，把滿肚子的高興，一下子告訴了娘。娘是個受苦人。從小羣的爹往上推三輩，都沒有寸地片瓦，都是租種地主的地過日子，苦處說不完。那時，地主家的男人，不管眼睛腿癱，都可以討三五個老婆。八區王莊鄉就有個地主討了六個老婆。可是窮家孩子，再是個人材，討老婆也費難。小羣在同年歲的青年中，啥都拔尖，可是長到五尺多高，還沒人給提過媒。娘早就盼着抱孫子了，一聽小羣說，非常高興。小羣家當時只有三口人，爹六十多了，常犯心痛病，不大管閒事。兩個哥哥在前幾年就分出去過日子。娘一同意，就算全家通過。

過了半個月，順英又來姐姐家。那次談過話以後，小羣天天都來這裏，希望碰見順英，深談一次。這次兩人見了面，彼此談了些分手後的情形和今後的計劃，便算訂了婚。以後兩人又見過幾次面，還在董村廟會上一同看過戲，吃過飯。

小羣和順英戀愛，在沈溝莊的羣衆中有不同的反應。青年婦女覺得婚姻法真好，自

己能掌握命運，再不會任別人擺弄着「嫁雞」「嫁狗」了。她們說話聲音更高了些；路上碰見小羣就笑玩一陣。有幾個未婚的青年找到小羣，說要參加民兵，爭取入團，工作一定積極起來，要像小羣一樣，以後自找對象。上年紀的老婆老漢，雖然看不慣，議論紛紛，說小羣、順英「不怕出醜」，可是因為幹部支持他倆，也沒敢出面阻攔。也有人想從中破壞。比如淑範的婆婆，原想當個媒人，把順英說給她姐姐的兒子，如今一看風頭不妙，就回到娘家（和順英住同村），尖着嘴向順英娘捏造小羣工作如何不積極，人長得如何矮，等等，結果被順英娘搶白了一頓，才打消了原來的念頭。

這時，毛主席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」的決心傳到了這裏。當地人民政府號召羣衆參加治淮。這件事使小羣做了難。不報名吧，現在自己是個黨員，義不容辭；報名吧，爹的心痛病又犯了，娘也正犯着病。雖說自己走後鄉親們能照顧一下，可是那能方便？他去找順英商量。八里鄉的民工也正報名。不知順英從那裏聽說小羣沒報名，正滿肚子氣。兩人一見面，幾乎吵起來。小羣耐着心把情況談了一遍。順英問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兩人研究了半天，覺得只有結婚，由順英照顧家庭這一個辦法爲好。可是，那時順英十七歲，不够結婚年齡。最後才決定，明年開春第二批民工治淮時，小羣一定參加。

第二年，舊曆正月二十六日，順英、小羣用新的儀式舉行了婚禮。舊曆二月上旬，鄉裏舉行治淮民工第二次報名大會。小羣早就耐不住了，而且心裏很懊悔——上次不該

爲了家庭把國家大事推在後頭，況且爹娘的病不久也好了。他曾把自己的意思告訴給順英，順英同意他的看法。這次報名大會上，他第一個搶着報了名。臨動身，順英背着背包送了他一程，路上囑咐他不要掛家；小羣也囑咐順英在家好好工作和勞動。

小羣走後一個多月，一天晚上，順英和同村的婦女去董村看了一齣戲。戲名叫「雷老七雷老六治淮」。劇中演出了兩人治淮同去同回，老六得了模範，老七被評爲二流子的故事。看戲的時候，順英就想到小羣，回來的路上，滿腦子也想的是「模範」、「二流子」。到家，天色已晚，順英躺在床上，不久就睡着了。睡夢裏，順英看見小羣一推門進來了，垂頭喪臉，兩眼無神。順英問：「治淮完啦！」小羣說：「沒有。我想家，跑回來了。」一下順英就火了：「你臨走說的啥？不是保證治好淮河才回家？回去吧！要不我也不在你家了！」小羣賴着不走，順英氣得大哭起來。婆婆住在隔壁，半夜聽見順英哭，不知媳婦受了甚麼委屈，披衣下床，過來推醒了順英。順英醒來知道是做夢，可是翻來覆去總也睡不着了。

第二天，順英匆匆吃完早飯，跑出去找到學校的袁教員，代給小羣寫了封信，勉勵小羣好好治淮，切勿想家。

小羣的工地在禹縣白沙鎮。小羣這個班是運土班，全班十五個人，他是班長。九個班是一中隊，中隊裏有二、三十個民兵，大家推選小羣當隊長，保護民工們的安全。臨來，小羣就斃足了勁，工作走在人頭裏。他推的那車土，每次都裝得滿滿的。休息日，

他領着班裏的人，到近村幫助軍屬挑糞、抬尿（做肥料用），收拾莊稼。當地羣衆告訴他，當年淮河的惡水怎樣淹沒了人口、田地和房屋。河南人民受水災的苦處，小羣是知道的。他更聯想到過去全家悲痛的遭遇：被地主打來罵去；沒吃的，借一斗，還三斗；大哥被國民黨抓壯丁……。今天自己翻身了，淮河却還統治着沿河的人民。回到工地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全班。以後，民工們幹活更起勁了，土裝得更多了，車推得更快了，抽空子還幫助其他班。小羣接到順英的信，不用說多麼高興了，工作更加努力了。當晚，小羣寫了回信，講了自己的情況，勉勵了順英。

順英過了門，送走了小羣，在家裏担任了主要勞動。地裏活，家裏活，樣樣都行。全家一團和氣。互助組的婦女也有了個好領導人。順英娘家人少，生產忙時，順英回去照看一下。村裏人看新媳婦這樣能幹，工作又強，個個稱讚。河南有句俗話：「旱出螞蚱湧出魚」。今年麥收後，天有點旱。本區有一個鄉發現了螞蚱，三畝半穀子，被吃了一多半。區人民政府發下通知，讓各鄉注意。順英是鄉婦聯委員，聽說這件事，回去和互助組組長一塊下地察看。她們在村北山坡上發現不少螞蚱，螞蚱多的地方，一腳下去能踩死幾個。鄉的黨支部書記李德富和順英在一個生產互助組，順英回來告訴了他。支部研究後，向黨員做了佈置。當晚，沈溝莊開了村民大會，動員大家打螞蚱。開會中間，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。理由是：北山坡的地是外村的，本村人忙，還是讓外村的自己來打。順英一聽話不對頭，站起來說：「老鄉們，咱們還都記得十多年前的事吧！民國三十一年

天旱，地裏沒收成；三十二年，莊稼長得倒不壞，螞蚱一過，甚麼都完啦；三十三年，又是鬧螞蚱。三年天災，咱魯山逃荒的成了隊。那時誰管咱老百姓的死活？如今人民政府領導咱們打螞蚱。北山坡的地是外村的，可是螞蚱不分村，今天不打，明天就會下山。再說，螞蚱吃了外村的莊稼，咱們不心疼？」話剛一落地，滿場的人都連聲說對。大會通過決議：明天一早打螞蚱。順英回來，找了幾個破鞋底，做成拍子，又出去幫助有小孩的婦女做了幾個。第二天，人們一個比一個起得早，天還不大亮，就擁上山坡。連續打了三天，共打了二千八百多畝，打死螞蚱二百八十多斤。以後順英又領着人們去外鄉幫助打了幾天。

打完螞蚱，天還沒下雨，旱象越來越嚴重，地裏都犁不出濕土來。很多農民心裏發了急：種不上玉米，今年可沒着落。正在這時，當地人民政府發出了抗旱的號召。順英的互助組討論怎樣抗旱，她的意思是想讓婦女們也都能參加。可是婦女們提出了困難：全組十個婦女，五個有小孩。孩子變成了累贅，又不能丟在家裏不管。順英想起農忙托兒所的辦法，一講，大家都同意。婦女們具體分了工：年紀大、腿腳不便的在家看孩子；能走動的往地裏送茶水；其他人都打井。本莊其他互助組的婦女，也都學了這個辦法。打井是件重活，特別是打出水來以後，人在井底悶氣。順英人長得結實，捲起褲腿，和男子輪流下井打了兩天。井打成後，順英領着婦女點種玉米。她還和一個力氣大的男組員挑戰，看誰挑水挑得多，結果誰也沒失敗。天旱，井水不多，點種的地有限，順英又

想了辦法：互助組有一口井，靠近村邊小河，河底淺，挖不多深就有水。順英把互助組近半數的人調來這裏挖河，在河身的一邊鑿了個斜坡洞，通進井身，讓河水流進井裏。人們不斷挖河，大股河水不斷往井裏流。順英互助組去冬搞副業生產賺錢買的新式揚水機，抬到這個井上，一氣澆了十六畝。全組在抗旱中共種玉米四十畝，是全村最多的一組。抗旱過去，全鄉評選模範，順英是婦女中的第一名。

天一熱，鄉裏的人們掛念着治淮的民工，各戶都捐出雞蛋，找人送到淮河工地上。

順英想着自己在家抗旱，不知小羣治淮如何了，又捎了封信給小羣。信上提出要求：爭取做個模範回來！小羣沒辜負她的期望，在舊曆六月初一，帶着模範班回來了。兩人見面後，自然是又親熱，又尊敬。當天晚上，小羣打趣順英說：「回來的不是個二流子吧！」

「青年人懷着遠大的理想」●，小羣、順英也有着自已的希望。

小羣、順英兩人學習都很積極，可是論識字，小羣要佔上風。小羣在治淮臨走前，買了兩本「農民文化課本」第三冊，一本自己帶着，一本留給順英。這期間，順英這本還有幾百沒讀完，小羣讀過了幾遍。在治淮時，黑板報上、會上，小羣常受到表揚；臨回來，他又被評為全中隊的學習模範。小羣在治淮期間學習特別努力，有一個重要的因素：在工地上，他親眼看到推土機的作用；司機坐在上面，兩眼望着前方，一個人頂多

少人幹活。小羣看得很眼饞。他知道將來農村要實行集體化機械化，種地用拖拉機。一天，他抽空找了個幹部，要報名學開拖拉機。幹部告訴他，學開機器，文化程度高一點好，勉勵了他一番。小羣把話記在心裏，每天天朦朧亮就起床，看書，寫字。治淮回來，路過魯山縣城，他買了本速成識字法讀本，讓村裏的教員教會了他。然後又把注音字母拼法教會順英。當拖拉機手，是小羣的願望，順英和小羣的想法差不多，不過是當拖拉機手呢，還是進工廠，她自己還在考慮。但兩人當前共同的目的都是一樣：工作、生產、學習，樣樣搞好，將來好去北京見毛主席。順英比小羣多的一條是爭取早日入黨。

祖國爲她底年青的一代鋪好了前進的階石，青年人也爲祖國的繁榮富強支付着自己的力量。

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「人民日報」）

模範的未婚夫妻

溫大明

開封市郊區宋門關中街閻玉青（女團員），今年十八歲。她爹閻啓運是個理髮匠，就只有她這一個姑娘。在土地改革前她爹曾經打算招一個富商作養老女婿，玉青堅決反對說：「婚姻法第三條規定的明明白白：結婚須男女雙方本人完全自願，不許任何人加以干涉，誰要干涉，誰就是犯法。」她爹也知道毛主席的婚姻法是不能違犯的，就不再多管了。宋門鄉土地改革時，玉青在土改工作中認識了中街的貧農徐春林（二十歲），兩人常在開

會時見面，感情日漸密切。後來又互相調查家庭情況，瞭解了出身歷史和勞動情形，就互相愛慕起來。接着他們又比工作、比生產、比進步，作了互相考察，最後決定了他們兩人的婚姻大事。

閻玉青爲了和她未婚夫比賽進步，她在各種工作中都很積極，如在土地改革反惡霸時，她自報奮勇帶着民兵進城逮捕惡霸地主一名，在保衛秋收、嚴防匪特工作中，她不光白天站崗，還在夜晚組織婦女在街道巡查，因此該鄉沒有發生過盜竊事故；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，她又被羣衆選爲戶籍員，每天在管區內清查戶口監視壞人，工作非常熱心，把這一道街的戶口整理的清清楚楚。

徐春林見閻玉青工作這樣積極，心中越發愛慕，於是他就加緊向閻玉青學習。每天早起晚睡，凡事跑到頭裏，有時忙的連飯也顧不上吃。結果他也被選上了戶籍員。同時，他兩人在生產勞動方面也互相比賽，閻玉青在抗美援朝服裝委員會做服裝時，因工作好得了獎章；徐春林除在自己二畝地裏深耕細作外，並幫助軍屬代耕。後來他們兩人又訂出了一個工作檢討制度，每星期六見一回面，交換意見，檢查工作。閻玉青過去脾氣躁，說不對就吵了起來，惹的街隣不滿；經過徐春林每次的勸告和自己的檢討，現在已把這個毛病改掉了，見人說話再不像從前了。最近徐春林出外經商，往返三天才回來，耽誤了工作，閻玉青就批評他臨行沒有向公安分所請假，爲個人私事耽誤了工作應該檢討。徐春林接受批評，自己罰自己多打三天更。在捐獻飛機大砲運動中，閻玉青除把自己在

抗美援朝服裝委員會賺來的做服裝的工資捐獻六萬元外，並幫助徐春林捐獻三萬元。她說：「捐獻就是愛國，愛國才能保家。」

去年秋徵的時候，閻玉青和徐春林訂了號召農民繳納愛國糧的宣傳計劃。兩人在一條街上分工，閻玉青在中街東段，徐春林在中街西段，團結羣衆，按門按戶宣傳。因此，這一道街有六十七戶應納公糧的，全都提前折款送到區政府，轉交倉庫。不僅中街獲得繳納愛國公糧的模範，並推動了全鄉順利的提前繳納了公糧折款。

他倆人的戀愛自主給附近羣衆影響很大，活生生的讓人們親眼見到了執行婚姻法的好處。如中街的老農民劉啓緒說：「今年夏天我看見他倆在一塊說說笑笑，真有點看不慣。到後來聽見他倆人所談的話，都是你勸我學好，我勸你進步，全是往高處走，我才算知道了毛主席的婚姻法給咱下輩帶來了幸福。」

（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〔河南日報〕）

一對自由結婚的幸福夫婦

熊上朧

長沙永豐棉織廠漂染部青年工人蔣麟生與針織部女工劉忠輝，都是思想進步，生產、學習中的積極分子。兩人由互相愛慕，於去年結了婚。結婚後生產、學習更積極了。廠裏的工人提起他們，就會伸出大拇指來說：「這一對，真要得！」

劉忠輝家裏是貧農，弟弟妹妹很多，從小就幫着她娘洗衣服、燒飯、帶孩子。在舊社會裏，窮人家是養不起大閨女的，照例女孩子很小就嫁了出去。劉忠輝十四歲的時候，她娘就忙着給她到處找婆家了。但是她看到許多婦女由父母包辦結婚後的痛苦生活，就堅決地反對說：「爺給我找的人家爺去，娘找的娘去，我是不去的。」並且立誓要自謀生活，不依靠家裏。在她十六歲那年，便一個人跑到城裏，找到在永豐棉織廠做工的叔叔，要求他幫助找個工作，結果被介紹進入私營的四友織襪廠。劉忠輝進廠後，常到她叔叔這兒來玩，因此認識了永豐棉織廠的青年工人蔣麟生。他倆在幾年的來往中，彼此有了瞭解，兩人性子又合得來，都有些意思，但誰也不敢提出來。

長沙解放後，劉忠輝也進了永豐棉織廠，第一次單獨掌握一部織襪機。她十分興奮，下定決心要努力學好技術。蔣麟生更發揮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精神，不但生產越發起勁，而且還積極參加了工會籌備委員會的工作。解放前，永豐棉織廠裏的漂染部與針織部一向是分界限，鬧不團結的；工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時，漂染部的工人先參加了，針織部的工人就都不參加。蔣麟生等認識了要搞好永豐棉織廠的工會工作，首先要搞好針織、漂染兩部的團結工作。他看到劉忠輝生產積極，覺悟較高，便首先動員她參加了籌委會。這樣，經過籌委會的努力，廠內團結便逐步搞好了。這時男女工人又一同參加了業餘夜校學習。蔣麟生和劉忠輝過去從沒有正式讀過書，有了這樣好的學習機會，他倆都十分認真的學習，互相幫助和鼓勵，兩人都想爭取做學習模範。去年九月，蔣麟生又鼓